



Peking Opera *The Golden Cangue* Review: Interpretation on Two Images of *The Golden Cangue*

京剧《金锁记》中的两个意象

□杜竹敏

重庆京剧团排演的京剧《金锁记》改编自张爱玲同名小说，作为张爱玲最具影响力的小说之一，在重庆京剧团之前，已经有京剧、话剧等将它搬上舞台。就剧情而言，重庆京剧团此次演出的版本相当忠实于小说原著，除了直接从30年前曹七巧新嫁开始，完全采用顺叙的方式与小说略有不同外，此外无论情节发展、人物塑造，可以说都传达出了张爱玲的神韵。然而，京剧《金锁记》并非是对小说简单的舞台再现。一样的故事、一样的人物，却带给观者一种与阅读小说很不一样的感受。

如果说，小说是用一种纯现实主义、近乎白描的叙述方式娓娓道来，于平淡处令人触目惊心。那么，京剧舞台呈现则更具冲击力和仪式感，时常带给观者一种近乎荒诞的感受。而这种仪式感与荒诞感，很大程度上或许来源于舞台上对于意象的巧妙运用。“写意”本是中国传统戏曲的一大特色，而《金锁记》

中对于“意象”的运用，似乎又非纯然出自于传统，更带着话剧乃至西洋歌剧的风格在。纵观全剧，留给人最深刻印象的两个意象，无外乎“月”与“门”，而这两者又有着不同的呈现方式，和各自不同的指涉意义。

月——光阴的苍凉

张爱玲很喜欢写月，她笔下的月光，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清冷苍凉的。在《金锁记》中，“月”是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。小说的开头写道：“三十年前的上海，一个有月亮的晚上……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。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，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，陈旧而迷糊。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，比眼前的月亮大，圆，白；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，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。”

京剧《金锁记》的序幕，也是

黑暗空旷的舞台上，一轮弦月缓缓经过。幕后合唱“三十载兮冷月看，故人觅兮影无还，月入窗兮红黄暗，朵云笺兮残泪弹。”也可以被视作小说原文的“文言版”。

月圆月缺，暗含着时光的流逝，也包括了人物的变化，无论是小说还是京剧，都是至关重要的主题。但几乎一模一样的开场，却传达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。

小说中“三十年前的月亮”是一份回忆，伤感迷茫，而舞台上的月亮，却更像一个全知视角的俯视，略带阴森诡异。紧接着月亮之后登场的曹七巧——出嫁路上的喜悦与憧憬，与周遭围观者的冷眼旁观构成了令人战栗的对比。在这里，围观者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京剧龙套，其承担的功能，反倒更容易令人联想到古希腊戏剧中的“歌队”。他们在剧中的身份是“乡亲”，但事实上，却如同先知一般揭露了曹七巧的命运，预言了悲剧。在之后的剧情中，这些身份似是而非的“龙



套”时常出现，大部分时间一言不发，形同背景。他们并非剧中人、甚至可以认为，他们也不是那个时代的人，他们和台下一样，只是观众——旁观悲剧如何一步步走向它的结局。

小说《金锁记》中，共有九处写到“月”，有些地方浓墨重彩，有些只是一笔带过。对于“月”的营造，京剧似乎比小说更着力。在形式上，相当规整地，每一幕皆由一轮弦月出现在舞台上，同时伴以四句“楚辞体”吟唱起始，吟唱句

句切中“月”，同样，在整出戏中，唱词反复出现“月亮”、“月光”、“嫦娥”，都在提醒观者创作者的意图。在月光下，曹七巧出嫁了；在月光下，她在姜家备受煎熬；在月光下，曹七巧分家独过了；在月光下；儿子长白娶妻了、女儿长安的爱情破灭了，同样，最后也是在月光下，曹七巧走向了生命的终点，如前所述，“月亮”是光阴的象征。同时，“月光”是苍白无力的，正如曹七巧对于命运的无力把控，即使她再愤恨、再怨怼——最终仍然无法摆脱必然的宿命。导演如此苦心经营，显然自有深意。

门——灵魂的枷锁

京剧《金锁记》中的另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意象是“门”，如果说“月”所表达的是光阴流转，是时间性的。那么“门”则是空间意义上的隔离。它以各种不同的组合、排列方式，相当隐晦地传达着导演的意图。对于“门”的解读，见仁见智，《金锁记》并没有给出一个标准答案——甚至，你也可以把它仅仅看做一个舞台道具，是京剧传统“出将入相”的另一种表现方式。

和“月”不同，小说中并没有对于这一意象相关的描述。但“门”的出现并非偶然，在张爱玲小说的最后，曾经写到“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。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，没死的也送了半条

命。”“黄金的枷”沉重冰冷，有着伤人的棱角。而舞台上出现的“门”有着同样的气质，大多数时候，所谓的门，仅仅是以一个“门框”，坐在门框内的人，便如同置身与一个巨大的枷锁之中。

“门”可以是一个通道、出口，一个希望。它可以通向新的生活、走向天堂，但是，它同样也可能通往一段歧途、步入地狱。剧中的曹七巧是通过一扇黑漆大门走进了姜家，木门在她身后毫不留情地关闭，从此她的命运便是一条一步步毁灭自己、毁灭他人的不归路。

“门”也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。姜家是高门大户、是书香门第。这些“门”，对于麻油店出身的曹七巧，都是一种威压和迫害。对于曹七巧而言，“门”的存在不仅仅是物质上的，更是精神上的。在姜家受煎熬时，线性排列的门又如甬道，是曹七巧无法走出去的人生；分家时，错落而杂乱的大小小的门，是姜家复杂的内部关系……

“门”更是一种桎梏、一把枷锁。舞台上不同区域的“门”，将表演区分割，同时在门与门的阻隔下，感情也显得如此梳理。在长白新婚之夜那场戏中，舞台上出现了三扇门，曹七巧、长安，以及长白的新婚妻子芝寿各据一端。同在一个屋檐下的一家人彼此敌对，并通过“门”将自己紧紧保护起来。





有意思的是，在故事的最后，创作者亲手打碎了自己苦心经营的这两个意象。在漫天的飞雪中，长安呼唤着“太阳出来了”，一时间红光满台，与皑皑白雪相映成趣。与此同时，舞台上始终“阴魂不散”的“门”也几乎被撤了个干净。

但更有意思的是，“天亮了”的结尾带给人们的并非纯然是希望和喜悦。长安的呼唤中，更多的

是一种恐惧和不知所从。而失去了枷锁的舞台，反而有一种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虚空。这样的结局，反倒比曲终奏雅的正面昂扬更打动人心。它似乎在问，在赶走了黑暗之后，迎来的一定是光明吗？迷茫、彷徨之中，也许人们会发现，在舞台的左侧，依旧保留了一扇小小的“门”，它似乎在预示着什么？或者，其中并无深意。正如小说的那个结

尾，长安在路上，被人瞧见有一个陌生男子给她买了一双吊带丝袜。这样一个似是而非的结局有着太多可能，也许是一个美好的开始，也许纯属误会。故事只负责讲到这里。后续，任由人猜想……

